保安坊:大生沪所最后一站

□朱 江

1920年大生沪所进驻南通大厦办公,既是大生沪所的高光时刻,也是大生企业进入巅峰期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1922年开始,大生企业陷入债务的深渊,1925年上海银团接管大生各厂,企业的实权掌握在银团委派的负责人手上,相对而言大生沪所的地位下降。经济的下行,必然导致上海南通房屋公司承受压力。1929年4月21日,上海南通房屋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将南通大厦出让给大生纺织公司。12月1日,上海南通房屋公司和大生纺织公司签订合同,以规元102551.17两成交,双方代表分别为吴蕴斋、茅友仁和沈燕谋、吴寄尘。12月11日,大生纺织公司以相同的价格把南通大厦转让给永庆公司。

与此同时,大生沪所再次寻觅新的办公地,这次把目光投向不远处刚刚建成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大楼。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由严叔和、谢姚稚莲等发起,于1924年5月27日开业,行址最初租赁在南京路直隶路转角,随着业务的发展,1929年在南京路保安坊自建五层的行屋。女子银行新址,距离南通大厦不远,地处繁华地段。大生沪所与女子银行洽谈租赁事宜,并提出对房屋布局适当调整。1930年10月7日,女子银行给大生沪所复函,对于大生沪所10月4日来函"关于租赁鄙行新屋四楼全部各节",表示许可;鉴于大生沪所诚意商租,女子银行同意大生沪所拆除原有房屋之间隔断的要求,要求大生沪所先期绘制施工图样,双方沟通;再约期订立合同。

1930年11月1日,《申报》和《新闻报》同时刊登《大生纺织公司沪事务所迁移通告》:"本所及各盐垦公司,现已迁至本埠南京路虹庙隔壁保安坊东部四楼办公,此布。"而据《中央银行旬报》1930年第2卷第35期刊登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迁移新屋》,女子银行"业务日臻发达,所有旧址不敷应用,特在上海南京路虹庙东首392号,自建五层楼新式行屋。今已落成,定于12月8日迁入办公。"女子银行还没有正式搬到新大楼,大生沪所已经迁到女子银行大楼的4楼办公,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1930年10月24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通过修订后的《大生纺织公司章程》,其中第28条规定:"本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董事会延聘之。设总务、考工及沪事务所。总务、考工各设部长一人,由经理包括董事会任用之。沪事务所一人,由董事会延聘之。"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下辖大生一厂、大生副厂,其前身就是1895年筹办的大生纱厂,1934年一公司投资的天生港电厂建成。另据1929年11月16日,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委员、董事、监察联合会议有关沪所费用摊任的决议,沪所每月约三千余元的经费,由各厂按照纱锭摊派,第一纺织公司每月摊1850元,第二纺织公司520元,第三纺织公司630元。由此可见,大生沪所首先是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的驻沪办事机构,由于第二纺织公司、第三纺织公司都是在第一纺织公司的基础上设立的,彼此之间有资金和业务的联系,因此大生沪所同时也兼理第二纺织公司、第三纺织公司的上海业务。

在南京路保安坊期间,大生沪所的体制和人事发生诸多变化。1935年8月22日,所长吴寄尘去世。吴寄尘1912年接替舅舅林兰荪担任沪所所长,一直到1935年去世,经历大生企业的辉煌与沉沦,是大生企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为大生企业乃至近代民族工业作出突出贡献。

1935年底,徐静仁出任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董事长。1936年,大生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董事会组织大生总管理处,下属各厂只负责生产,其他诸如进出货、人员任免、薪酬发放等决定权均归大生总管理处。大生总管理处下设四组,徐静仁兼业务组长,赵叔雍总务组长,李耆卿经济组长,张敬礼产业组长。大生沪所从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办事联络机构,转变为大生第一、第三两家公司董事会之下的一个经营管理实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洪友兰、陆子冬接管大生各厂。9月15日,第一、第三公司召开董监联席会议,议决设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临管会),代行大生总管理处职权,负责接收和复员事宜,陆子冬为主席委员。临管会接收总管理处,"该处文卷、账册及在处者,均接收。""所有公司账,概于9月22日改行法币记账,管理会即以是日为实际负责之日期。"

1946年5月,大生第一、第三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监察和经理,临管会结束使命。7月,设立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吴芳生任所长。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是大生第一、第三公司联合驻上海的办事处,不再具有管理第一、第三公司的职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951年3月10日,上海市工商局给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的登变字第522号通知单,称"1951年2月2日呈悉,所请更换负责人为徐润周、唐汉材并改名称为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简称联合事务所),准予备案。"

1952年底,联合事务所向上海市有关部门申请撤销。在12月25日给上海市工商局的申请书中,提到撤销的原因:"本两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经常业务,原为销售成品,收购原料、物料、燃料,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记,领有登字第0122626登记证在案。近以纱布早经统购,机物料又已委托苏北财委购办,是以上海联合事务所,已无设立必要。"

1953年1月26日,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老歇53字第03874号通知,称1952年12月26日来文已悉,原则上同意联合事务所撤销。7月3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撤销上海联合事务所启示》。以往大生沪所登载启示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早已进入历史,大生沪所也同样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凌波微步 □肖 明

敬聆张老话初心

□蒋长云

"姓名:张淑英,性别:女,出生年月:1934年5月,党龄:72年,岗位:离休干部……人物标签:光荣在党50年。"市分行组织部发来的"百名党员话初心"电视片入选上镜人物表上,就是这样平实、严谨地表述着张淑英老人的基本情况。

"百名党员话初心"是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与新华日报社联合筹拍的一个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专题电视片。这100名党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全省工行系统各个时期的优秀党员代表。工行南通分行共有8名党员入选,他们中间有"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一等功"的战斗英雄。张老是离退休党员中的唯一代表。

一位88岁的长者前辈、一位在党72年的老革命,让我顿生无限崇敬。作为此次南通篇拍摄的具体组织者,我觉得应马上拜见张老,做先期采访,以此确定本次拍摄的脚本框架。

在分行离退休人员管理部周宝宁总经理的联系下,我们在寓所见到了张老和她的老伴、92岁高龄的尹克方老先生。张老的女儿、南通电视台早期新闻主播尹雪平大姐,也专程来配合我们。两位耄耋老人的住所十分宽敞整洁,阳光充沛,窗明几净。张老第一眼就给我亲切、慈爱的感觉,她身材略胖、头发花白,穿着宽松的夏装,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点没有年近九旬的样子。我们围坐在一起,听张老用软糯的通东话娓娓而谈她的革命史。尹大姐则陪坐在一旁,不时为我们翻译一些生僻的方言。

张老说,我是解放战争当中参加革命的,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正在节节败退,也是他们做垂死挣扎、最穷凶极恶的时候。反动派下乡来样样做得出!杀人、抢劫,看到什么抢什么。我家帮人家织一段布,还没织好,就给他们抢走了。我们老百姓都非常痛恨他们。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只有14岁,介绍我入党的一个女同志是个小脚。上级来通知、组织群众、跑情况(送情报),她行走不便;我年纪轻,跑得快,她的工作就大多由我来完成,到处通知人,组织群众。她看我做了很多的贡献,就介绍我入党,我15岁就入党,也可以说是火线入党。新中国成立前我担任过乡妇女干部,积极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参加了渡江战役支前工作。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那时我们的革命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因为吃过反动派的苦,所以非常积极,都不怕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后来我参加了土改,又到南通地区复员军人办事处工作。1950年12月,组织上又把我调到银行,从此我就在银行工作,直到1989年在工行离休。我刚刚到银行的时候,工作非常艰苦。工作多,人手少,而且没有电,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事,有时为了一分钱轧不平就干通宵。起五更睡半夜是常有的事。我记得1960年到1961年我在东社的一个营业所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又是会计,又是出纳,又要管库,早上晚上都要搬沉重的钞票箱。发热39度,嘴角起泡,也照样挺着。当时总认为再怎么苦也没有战争年代那么苦,所以也想不到要休息……

我对通东话还是有点语言障碍,尽管尹大姐在一旁翻译,我听得还是有点吃力。张老的语调是平和的,那是一种见过大风大浪、经历过百般艰辛后的大度平和。这种云淡风轻式的平和,更能让人感觉到一个老革命对峥嵘岁月的自豪和浸润到了骨子里的坚毅。

这次预采访,让我确立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线、以南通各个革命时期留下的红色教育基地为系列场景的拍摄大纲。省分行对这个拍摄计划颇为满意,甚至给其他地市行作借鉴,并明确提出,南通篇要突出以张老为重点。

6月10日,新华日报社的摄制组来通正式拍摄。天公不作美,那天上午有阵雨,有时雨势还特别猛。我正担心张老能不能按时来钟楼广场拍外景。八点二十分,88岁的张老、92岁的尹老以及两位女儿比预先通知的时间提早了十分钟来到了现场。这让我们,包括摄制组的小年轻都十分感动。张老冒雨在广场上参加了重温入党誓词的集体拍摄,并在广场的观光长廊里接受了近半个小时的采访。我当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希望采访能充分一些,能把这个鲜活的党史学习教育的素材呈现好;另一方面,又很舍不得让张老再经受这额外的"风雨洗礼"。很希望这户外的采访尽快结束,而张老依然很慈爱地说,没关系的,不要紧的,我能坚持的,继续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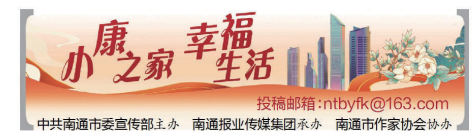
现场,一个90后的记者问张老,奶奶你今天在雨中重温了入党誓词,和你当年革命时期入党宣誓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在一旁狠捏了一把汗,所谓心情难于捉摸,相隔了72年的心情,怎么比较呢。

张老未加思索,微笑着说,今天我在这里宣誓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反动派打跑了,我们实现了当家做主,现在你看,南通发展得多好啊!以前的街道,只有那种小推车能过去,现在是六车道这么宽的大道,这没法比啊。你看面前的人民路,都是汽车,现在家家都有汽车,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出来革命,想不到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我当时入党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还没有渡江,对理想的实现还比较渺茫,到底如何推翻旧中国、如何打过长江去、反动派到底能否被彻底打垮,说实话,感觉还不十分确定。那时候组织开会还是秘密的。我父亲察觉我晚上常出去,就问我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并担心地说,参加共产党,要不怕死也不怕杀头的!我说,我不怕,我不怕杀头!

多么朴素真实又令人动容的回答,我忍不住和张老来了个感动地拥抱。并特别嘱咐摄制组拍了一段张老和尹老手挽手走过钟楼广场的美丽、回望南大街的繁华的视频。这可能就是张老所谓的革命时怀揣的"理想"景象。

自从接到这个拍摄任务,结识张淑英前辈以来,张老慈爱的神情,眼镜片后面总是微笑的坚毅的目光,以及她所描述的14岁时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闪现。70多年前,这个14岁的乡村小姑娘,怀着对凶恶抢劫者的真切仇恨,始于对小脚女同志的善意帮忙,看似偶然却又必然地走上革命道路。她的初心,她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乐于助人的善良,关键时刻挺得出来、豁得出去的果敢坚毅,不正是我们党的初心质朴而鲜活的元素么!

我们在此祝愿张老尹老这对盛世耄耋健康长寿!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葆青春、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从贫穷到小康

□施正辉

1965年,我生在启东县惠丰医院。当时,家有双亲、我姐与我,挤在一间五芦头砖房内。又过四年,我弟报到。五口之家,贫困农户,人多屋小,只能将沟边朝东羊棚旁边搭一小间作为灶间,有时也住人过夜。后来,购买我小叔一间五芦头,居住空间相对大了些,也安稳了许多。

幼时,记得电灯逐步普及,花皮线用两只瓷夹板固定在木梁或椽子上,白炽灯悬在离开人头稍高位置。基本都是拉线开关,停电是常有之事。一般不用日光灯,因为很难保证正常使用,有时会亮不起来,也叫"日光灯扑不出"。台灯是自制的,有底座加灯罩的台灯放在抽台或床头柜上,算是奢侈品了。

1983年,我高中毕业,父母考虑假如我落榜就会学手艺寻娘子,没有两间瓦房是万万不能的。于是,四处举债,新盖两间七芦头瓦房。水泥桁料,杂木椽子,未用望板,也没有时兴的拔廊,平铺红砖地面,求得"有"这个档次。当时,大概是方便取水,将房屋建在横河边上。两处房屋隔了六七条泯沟,又南北而坐,相隔200米左右。虽有不便与不甘,但已被踏实和满足所冲淡。

当年,我考上师范,成了跳龙门的"时代骄子"。新盖的两间瓦房就作为我弟的婚房。我谈婚时,父母考虑再三,将原有破旧的两间五芦头换顶漆墙,这样虽小却好看,为提高定亲成婚的成功率做个大动作,有效缓解贫穷引起的内心忐忑。一如新房子,小紧拢来穷开心,一家人以苦为乐,和睦自在。

30年前,很难经常骑两轮车前往7公里外的老宅看望双亲,商定在父母家安装电话。但需要自费拉线到宅,竖数根电话杆才成。好在后宅人家已装了电话,于是就借杆架线。当然,超过千元的初装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好像在本队,我父母是第四家安装电话机。通讯的发达,方便了生活,更增进了情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盖楼房渐成趋势。1995年,亲人们商议,将分散两处的房屋撤除并到老宅基地块盖楼。楼房为三底两层,旧房能用之料应用尽用。盖什么式样的房子是有很深时代烙印的。现在是套间式,当时基本都是前后一个隔断,直角落秃,厕所依然是住房外的坑棚,自来水龙头装在主屋门外场中心。

不管怎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成现实,不但如此,还不断提档升级。电话由固定变成移动然后智能,而且老年人也人手一部。特别是交通工具由鲜有的两轮自行车换成两轮机动车再到四轮汽车,真是想也不敢想啊。我父母育有两儿一女,一脉相传的三代亲人共拥有7辆汽车。时间前移2年多,我父亲因病离世前,一直唠叨:"过去穷来奥话起,现在恁幸福,我活到将近80岁,快要死了也满意来害厉个了。"

我母亲今年82岁,行走不便,但是她乐观生活,悦纳小康带来的一切。每当我问起还需要什么时,她总是开心地数说自留地里的素菜、冰箱里的荤菜,隔着话筒听得出她有着"吃弗通、用弗通"的满足,更有晚辈看望她的欣慰,心安神怡的自乐。每当说起老年金增加、免费体检、助老上门服务、老年机受赠、医疗保险等等,老母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5月15日,我回家看见老母亲正在进宅路旁拔草。她说:"快要卫生检查,拔拔草,搞搞卫生。"还期待道:"朝南第三只埭在拆迁,听说要建公园。我俚估计再过两三年也要拆了。"我笑着说:"已经蛮干净了。""拆迁的话,一道住特汇龙镇。"她开心地说:"我结婚做债一直到60岁。来是开心来,要啥有啥!"

半个世纪,我们大家庭从贫穷跃升到小康。除了自身奋斗,更需感恩时代、感恩党!

一碗蛏汤慰乡思

□关立蓉

多年前,我从黄海边的小城如东,随军来省城生活。刚到城里的那段日子,每次去菜场,心里都暗暗失落,蔬菜和肉类产品琳琅满目,海鲜很少。家乡的菜场,可谓"十家三摊铺,一日两潮鲜":成筐的"璀璨壳如玉,斑斓点生花"的文蛤,女摊主一边售卖,得点空闲时间,手里的刀,一劈一挖一转,文蛤肉落在脚下的碗里,小会儿工夫,就满一碗。劈好的文蛤肉,清洗出泥沙,便可下锅入菜;活生生的青壳海蟹,威武地在大盆中爬行,一对钳子张牙舞爪;木桶里且蠕且凫的泥螺,稍作加工,酒盐醋糖胡椒粉麻油伺候,咬住泥螺壳边的一丝肉舌,一抿一推一吸,肉质与沙壳分开,鲜嫩爽口;一箩箩新鲜的鲳鱼板鱼带鱼,银闪闪的鱼鳞,和着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有次去菜场,经过一个干货摊点,意外发现出售老家的竹蛏干,那一刻,欣喜若狂。家乡的蛏,小巧玲珑,形似竹管,壳色嫩黄,所以称之竹蛏。蛏干取自新出海的竹蛏,置于烈日下暴晒,天地烘烤,时间酝酿,蒸发出盐和水,肉质肥厚,色泽淡黄,"活晒"后的蛏,放在鼻下闻闻,一股鲜香。

因新冠疫情,回家的次数变少了。聊慰思乡之情时,必然要做一锅竹蛏汤。

买来地道本港蛏干,在水里泡一夜,泡软后切下短短的"蛏鼻子",洗净里面的泥沙。活的蛏,其实蛏鼻子挺长,在它新鲜的时候,大部分已经被切除,做成另一道名菜——"呛蛏鼻",吃一个,浓烈的海腥滋味,咯嘣脆爽,当然,价格也是不菲。

准备蛏汤所要用的食材,是个细致功夫:蛋皮丝,最好是草鸡蛋摊成,色泽才金黄;肥肉条,不带一丝精肉,完全雪白色;冬瓜条,刀功要好,切成统一的薄片长条,绿色筋络丝丝分明;木耳温水充分泡发,片片舒展滑嫩;点睛之笔,必须加入那被称为"天下第一鲜"的文蛤,才能充分调出竹蛏的鲜味。在城市,文蛤当做稀有的海产品,在精致的玻璃柜里出售。

肥肉条放进了油锅,炸出香味,入蛏翻炒,再将文蛤和其他辅料一起倒入。最后一招秘诀,汤底只用的骨头汤。食材在铁锅里沸腾,一股股浓郁的香气逐渐蔓延开来。

出锅入白瓷汤碗,酽酽的竹蛏汤,色泽奶白如乳,不小心泼在桌上几滴,竟不散珠。淡黄的蛏肉如嫩玉般隐现在汤中,如温泉水滑洗凝脂,难怪故乡蛏汤有个文艺名字——贵妃出浴,实在是名副其实。忍不住先尝一勺,浓香瞬间包围味蕾,温润绕舌,如梦如幻,妙不可言。

在氤氲升腾的鲜香中,想起有年春天,跟着父亲去海边寻竹蛏的往事。春天里的蛏是籽蛏,肉质鲜美。竹蛏寻起来不易,它不像鱼,在海里游弋,竹蛏躲在沙滩里,有一个又尖又细的出气洞,不常下海的人难以寻到。但蛏爱群居,如果找到一个,带出一群,那就丰收了。

拿着根小竹棍,跟在父亲后面下海,好奇又紧张。他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拿着很小的网袋,弯着腰,看到小洞,兴冲冲地跑过去,铲了几下,听到"滋滋"响声,我心里一阵高兴,待父亲挖出一看,却是蟛蜞。眼看潮水快要上来,远处有渔民,挑着满网的文蛤,打着号子,急匆匆地上岸。以为这趟下海无功而返,无意间,我用手里的小竹棍朝一个小沙孔戳去,竟然发现了一只躲藏在里面的蛏。四周寻找,一下子挖出了二三十条蛏,足有二斤多,塞满小网袋。那时,蛏有七八元一斤,在苴镇乡村做教师的父亲,月工资才三十多元。

拍了张竹蛏汤的图片,发在家人群。刚学会使用微信的父亲,打了一行字:"眉目浑成银烁烁,肌肤嫩肌玉溶溶。"母亲发来的图片,一碗碗劈好的文蛤肉,依次列队在冰箱冷冻室,还有虾饼,蜕好皮的鲨鱼干……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母亲的冰箱,没有一丝空隙。